

失業潮

在香港，如果想快速了解民情，有三個好選擇：街市、茶樓、理髮店。特別是理髮店，如果理髮師是一個善於溝通交際的人，又恰好碰上熟客，或者願意「吹水」的新顧客，那麼很有可能，接下來理髮的這一小時、兩小時裏，就能對當下民生民情管窺一二。

這不，最近的一次理髮經歷，就旁聽了一場有關當下香港就業市場的「對談」。

港府公布最新失業率為百分之七點二，達到二〇〇四年以來的高位。受疫情衝擊，各行各業叫苦連天，不少公司倒閉，或大幅縮減人員以降低成本。走在街上，隨處可見空置商舖。有一天和一個同事一起搭巴士回家，路上聊起來，他就提到，現在周末幾乎都不出門了，不單單為了防疫，更因為去了那些往日熱鬧的地方，卻只能看到破敗和蕭條，心裏堵得慌。

我也有同感，所以那天聽到相熟的理髮師在和另一位顧客聊天時，談及失業潮與請人難，就忍不住豎起了耳朵。那位顧客在附近的銀行返工，聽到理髮店內當日電視播報說本港確診數字又創新高時，忍不住哀嘆了一句：「公司的防疫安排又要延期了！」

「你哋前一排仲未恢復正常返工咩？」理髮師問。

「我哋一直沒恢復，取消work from home之後，就一直係下午辦公到四點半收檔。對外係四點半截龍，但啲嘢根本做唔晒，每日放工嗰陣，也都七八點啦。」顧客無奈地說。

「哇，咁算不算開OT，唔可以請人咩？」

「請唔到，已經搵咗好耐，但一直補不齊。」顧客算了算，「我哋咁多間分行，就算一次過請二百人，每個分行



HK人與事
阿薯

分一兩個，杯水車薪，邊輪到我哋。」

「咁奇怪，而家失業潮，咁多人需要搵工，點會請不到呢？」

「不出奇，現在雖然大把人工開，但始終疫情唔明明，有啲公司請人時都要節約成

本，會壓價低於市價，仲有大把fresh graduate，所以咁嘅情況下有經驗的未必來，冇經驗的公司又未必請，所以也都唔太容易請人。」顧客嘆了口氣，「我哋只能捱住先。」

理髮師也搖了搖頭，他提到，自己認識的幾個踢球的球友，最近也失業了。其中有一兩個家庭情況並不太好，甚至面臨繳不起租要睡大街，「我哋勸佢搵政府幫手，佢唔肯，話自己好手好腳邊要靠政府救濟，諗住做散工先。」

「好多人都係咁，可能失業後未必有適合工作，都係捱得一日算一日，唔想麻煩政府，攞綜援。」顧客也說，自己偶爾路過尖東地下道，見到多了很多露宿的「街友」，心裏也很不好受。

「我都佩服佢哋，呢啲咪係真正嘅香港精神，肯捱肯做。」理髮師請顧客坐到另一張梳子準備電髮，「希望疫情盡快受控，生活恢復如初。」

「打疫苗囉，你打未？」顧客坐下後問。

「暫時未打。」理髮師說，之前有個顧客也問他不想打疫苗，說可以請理髮師「代」自己陪同家中長輩去接種，「我想睇定啲。」

「老實講，係應該接種疫苗，但近期不少新聞，確實會有啲擔心。後生仔應該問題不大。」顧客調整了一下坐姿，「我就約咗下星期打，期望疫情過後可以出去玩……」

他們的對話，句句都是「實話」。到全民打了疫苗、恢復通關那一天，相信這一輪失業潮，也便過去了吧。



善洽若水
胡恩威

過去一年以來，世紀疫症肆虐，導致全球活動放緩，經濟備受打擊。中國以有效的防控措施迅速使疫情受控，經濟率先復甦，成為在二〇二〇年唯一實現經濟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。後疫情時期的世界政治格局悄然發生了改變，軟實力的作用也在凸顯。以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獨大，文化霸權無孔不入，宗教、藝術、學術、傳媒等領域可謂由西方主導話語權，還有各式各樣的排名制度和標準。然而，隨着中國國力以及在國際影響力增強，軟實力也大大提升，年輕一代文化自信在崛起。

中國軟實力提升建基在改革開放四十多年的成果，也吸收西方不同類型的經驗。軟實力說到底關鍵在於人的質素：文化素養、



文化經緯
吳捷

人皆有死，除非你像《楚辭·遠遊》的作者，「仍羽人於丹丘，留不死之舊鄉」；或如中國古代方士那樣煉丹養氣，飲露餐風，悠悠帝王將相，造就不壞肉身。正因為年壽有時而盡，榮樂止乎其身，凡人才能以某種形態存留下來，讓後人讚賞或緬懷。

什麼是「死而不朽」？春秋時期某位魯國使臣出使晉國，晉國大臣問他的就是這個問題。《左傳》記載，魯國使臣的回答是：「太上有立德，其次有立功，其次有立言，雖久不廢，此之謂不朽。」他又說，守護宗廟，只是一家一姓在肉體上的延續，談不上不朽。英國動物學家道金斯（Richard Dawkins）在《The Selfish Gene》（自私的基因）中的一段話，可以為魯國使臣的回答做個現代科學的註腳。道金斯說，你的子女只是半個你，你的孫輩只是四分之一個你，過不了幾百年，你的後代就僅僅擁有你的幾個基因而已，與陌生人無異了。

立德、立功、立言，就是用各種方式貢獻社會，澤被後世。古希臘人相信，永生不死的神明創建了城邦，公民對城邦事務做出貢獻，死後可成為非凡的亞神（demigod），受人紀念。古今哲人文士則亟亟於寫作、編集，希望作品獲得比肉體更長久的生命。曹丕極為看重立言，說「文章」是「不朽之盛事」。莎士比亞在他第五十五首商籟的開頭寫道，「Not marble nor the gilded monuments / Of princes shall outlive this powerful rhyme」（帝王的大理石或鍍金紀念碑，都不能比我這宏麗的詩篇長壽）。但古代圖書大多已湮滅散佚，許多古代學者著作等身，卻因兵火蠹鼠，孤篇不存。乾隆皇帝倒是留下四萬餘首詩，但沒有一句為人所知，吃瓜群眾對他的印象大概還是《還珠格格》裏的「皇阿瑪」。在如今，有多少五十年前出版的書籍還在重印並廣為閱讀？所以真正能以「立言」影響百世的，每一代人中大概只有鳳毛麟角的幾位。

不過，「立言」畢竟也有當時當世的意義，且並不僅限於書寫。柏拉圖筆下的

工作能力和價值觀。未來世界各國軟實力無疑會出現較量，因為在中美新的政治角力之下，除了所謂傳統軍事競賽之外，軟實力的競賽必然會出現。有趣的是軟實力在新科技的平台之下，不是戰爭模式的一決勝負，而是「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」的互相合作又競爭的局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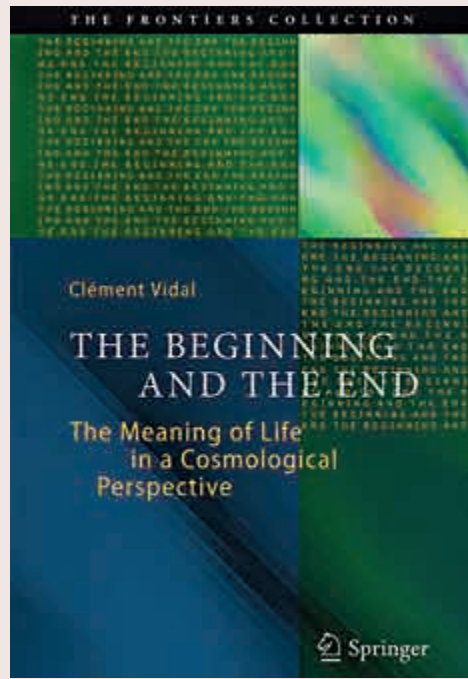
在嶄新的國際政治格局之下，香港應該或是可以扮演什麼角色？不妨回顧一下上世紀九十年代的香港，當時的軟實力可謂輻射亞洲。那時候香港的流行文化、教育、設計、藝術、影視等百花齊放，百家爭鳴；對內地也影響深遠。香港回歸之後，財富雖然不斷增加，地價攀升，但軟實力卻不見隨之增強。有些港人的雙語能力下降，不是只會說英文就是只會說廣東話；文化實力如設計、教育、娛樂等產業出現疲態，社會環境變得浮誇，近年尤為顯著。

另一方面，西方傳媒的軟實力也生變

動。隨着科技的發展，傳統傳媒的權威性慢慢下降。社交媒體的蓬勃，資訊氾濫，新聞真真假假、假假真真。其實西方社會的庸俗化一直暗湧，其軟實力也出現不同形式的退化。在這個資訊萬變、國際政治新格局之下，香港可以做什麼，如何重塑軟實力呢？我們放眼一下新加坡，它也是一個多元文化包容的地方。新加坡許多平衡中西文化的經驗是從香港學習的，它的底色建於東方文化之上，再汲取西方的精華之處。

《「十四五」規劃綱要》支持香港發展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及科創中心。這兩個具體的定位，無疑為香港未來軟實力發展提出了兩個指標，也是根據香港過去在文化交流的角色和成就而設定的。具體怎樣做？必須要有相關的政策配合，不妨從檢視目前香港重在舉辦文藝活動而忽視長遠目標的問題開始。只有修訂平衡，才能有助建立具備國際視野和深度的中外文化交流中心。

超越宇宙的不朽



▲法國哲學家維達爾著作《始與終：宇宙學視角下的生命意義》。

資料圖片

蘇格拉底在《Phaedrus》中說，文字會被任意解讀乃至曲解，卻無法自辯，比不上「刻在人靈魂中的談話」。所以，他說，用筆墨記錄思想只是玩玩而已，我們應該認真去做的，是在一個類似的靈魂中播撒既能幫助自己、也能幫助對方的話語；這些話語中帶有種子，在別的靈魂中長出新的話語，生生不息，直到永遠。其實柏拉圖的目的也是求得不朽，只不過他認為談話比文字更有傳播真理的力量——畢竟當時書寫工具還很原始，演講則可以迅速影響成千上萬人。像柏拉圖那樣，不斷追求真理的同時也幫他人發揮最大潛能，近似孔子說的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」。如此，人類整體素質和福祉會有所提升，個人生命的小小浪花在全人類生命的大海中成就了不朽。

讀古希臘哲學、戲劇時，常為當時希臘人坐而論道、唇槍舌劍的情景折服，甚至能感到他們花灑般橫飛的口水，穿越時空，撲面而來，沾衣欲濕。現代希臘人好像依舊喜歡敘談。村上春樹一九八〇年代旅居希臘數月，在遊記《遠心太鼓》（遠方的鼓聲）中回憶：「走在街上幾乎見不到書店，偶爾見到，也小得不成樣子，而且沒人。總之無人看書。人全都聚在咖啡

館裏，東拉西扯高談闊論打發時間。我猜沒有比他們更喜歡清談的國民了。」借用柏拉圖《Phaedrus》的觀點，希臘人正是在彼此的靈魂中播撒種子，以清談而求不朽呢。

不妨追問：幾百億年後，「人」這個物種是否還存在？那時，又是誰在讀柏拉圖，是怎樣的手指在演奏莫扎特呢？法國哲學家、認知科學家維達爾（Clément Vidal）在《The Beginning and the End: The Meaning of Life in a Cosmological Perspective》（始與終：宇宙學視角下的生命意義）中論證，生物進化意義上的不朽，是在基因和「全球性大腦」（global brain）的基礎上繁衍生命（不限於人類）、延續並拓展智慧。現代宇宙學的悲觀推測是，我們居住的這個宇宙會在很久之後（有種說法是一萬〇一百一十七年以後）歸於死寂，維達爾卻提出了樂觀的「宇宙學意義上的不朽」：即便當人類和人居住的行星、星系甚至宇宙都化為青煙，若有生命以某種方式存留下來，一直發展到能夠積極干預宇宙進化方向的水準，乃至可以創造出多個宇宙，並從中選一個最佳的居住；而那個「最佳宇宙」是不會寂滅的，智慧生命於是獲得永生，超越宇宙的不朽就達到了！論述至此，已進入科學幻想和哲學的領域。

偶爾在宇宙及其未來這樣巨大的參照系下考慮生與死、不朽與速朽這類問題，其樂無窮，而且會令人通達明澈。人這樣的智慧生物，既可以像阿米巴蟲一樣進食、繁殖，使自己的物種在基因意義上得到延續，也可以通過立德、立功、立言，超越個人、家族、民族乃至物種、星系、宇宙，獲得更加超然的永生。二〇二〇年初至今，很多人因疾病、災禍，尤其是因新冠病毒，而永遠離開了我們。我自己就痛失一位長輩，他與我並無血緣，卻是我童年、少年時代難忘的回憶。《道德經》云「死而不亡者壽」，活在後人心裏就會雖死猶生。故去親人在世時對我們的愛和啟迪，以及他們在我們靈魂中播撒的種子，我們會在日常的不知不覺中傳遞給別人，像一圈圈的漣漪擴散開。即便連我們也不在了，這樣的愛和種子依舊會由人類之後的智慧生命繼續播撒下去。這就是「死而不亡」，這也是超越宇宙的不朽。

名碑臨習指要之《玄妙觀重修三門記》

趙孟頫（一二五四年至一三二二年），字子昂，號松雪道人、水精宮道人等，吳興（今浙江省湖州市）人。宋太祖趙匡胤十一世孫，秦王趙德芳後人。受元世祖、武宗、仁宗、英宗四朝禮敬。去世後，獲贈江浙中書省平章政事、魏國公，謚號「文敏」，故稱「趙文敏」。著有《松雪齋文集》等。

趙孟頫博學多才。在繪畫上，他力主變革南宋院體格調，宣揚作畫貴有古意，開創了元代新畫風，被稱為「元人冠冕」。工書法，篆、隸、真、行、草書五體俱精。尤以



廣義日課
鄭廣義

楷、行書造詣最深，影響最廣。其書風溫潤典雅，道媚多姿。是宋人以後最得「二王」神韻的書法家。創「趙體」書，與歐陽詢、顏真卿、柳公權並稱「楷書四大家」。趙孟頫的傳世書跡較多，有《洛神賦》、《道德經》、《膽巴碑》、《玄妙觀重修三門記》、《臨黃庭經》、《四體千字文》等。

元至元三十年（一二九三年），吳興文人陵陽先生為蘇州玄妙觀重修三門撰文。這件墨跡現藏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。明代學者李日華讚曰：「文敏此書有泰和（李邕）之朗而無其佻，有季海（徐浩）之重而無其鈍，不用平原（顏真卿）面目而含其精神，天下趙碑第一也。」評價之高，實至名歸。我臨的是上海辭書出版社放大本，寫了二紙，此其一也。趙孟頫此書，結體嚴整，筆法圓熟。因是墨跡，用筆方法，更易看清。最宜初學者臨摹。他認為：「學書有二，一曰筆法，二曰字形。筆法弗精，雖善猶惡；字形弗妙，雖熟猶生。學書能解此，始可以語書也。」可見用筆和結體都是非常重要的，只要全面掌握了它們的技法，在學書的道路上就能暢通無阻了。



▲本文作者節臨《玄妙觀重修三門記》。作者供圖



市井萬象

中國國際時裝周正在舉行

三月二十四日，以「觸及」為主題的二〇二一秋冬中國國際時裝周在北京751D·PARK拉開帷幕。在為期八天的本季時裝周上將舉辦時裝發布、童話小鎮童裝發布、專業大賽、DHUB設計匯與商貿對接會、抖風尚、服飾直播大賞、中國國際時尚論壇、時尚公開課、流行趨勢發布等三百餘場活動。這也是疫情發生以來，全球唯一一個全面恢復線下發布的主要國際時裝周。



新華社